

光輝的歷程



河北美術出版社

《红旗谱》之二



远 走 高 飞

YUANZOUGAOFEI

原著者 梁 斌

改编者 敦 谦

赵成章

绘 者 张辛国

扫 描 自治州

制 作 自治州



河北美術出版社

【红旗谱】

之二

远
走
高
飞

自治
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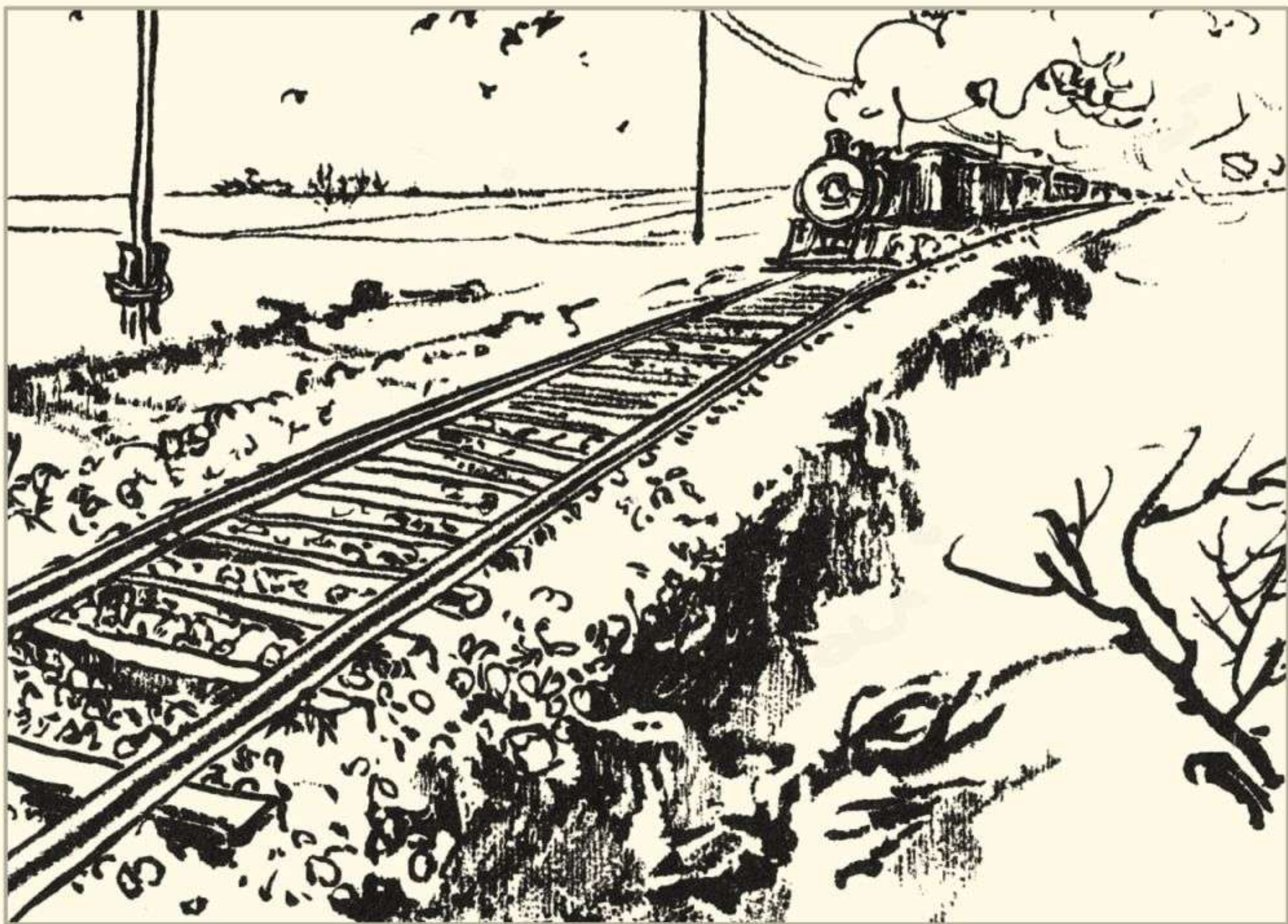
内 容 介 绍

第二集主要是描写严运涛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的成长过程。

第一集的虎子被迫在关东流浪了25年，为了找冯老兰报当年之仇，现在携家带口回来了，改名叫朱老忠。在幼年的知己朋友严志和、伍老拔等的帮助下有了安身立足之地。由于父辈友谊，朱老忠的儿子大贵和二贵，严志和的儿子运涛和江涛，也亲如手足。

在一年秋天里，运涛、大贵和春兰逮住了一只名贵靛颡，恶霸冯老兰一见眼红，托人去要，不想被大贵严词拒绝。冯老兰怀恨在心，抓了大贵去当兵。从此，运涛更清楚地看清了冯老兰的狰狞面目。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，运涛认识了当时以教学为掩护，实际上是作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贾湘农。经过他的启示、鼓励和教育，运涛很快接受了革命的道理，并在贾湘农的帮助下，弟弟江涛也入了县立高小。

当时南方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，很需要人，运涛由组织上介绍到南方参加了革命军队。结果怎样，请见《红旗谱》之三——“身陷虎穴”。



明媚的春天，给大地带来了生命。笔直的京汉路上，由北往南开来一列客车，汽笛一鸣，划破了恬静的长空。车里的朱老忠，从梦里醒来。



朱老忠就是二十年前的虎子。自从流落异乡后，舍身卖命攒了几个钱，取下媳妇，生了两个小子，叫大贵和二贵。现在携家带口回来了。客车在保定停下，人们蜂拥往下挤。



朱老忠走出站台，看见一个人有些眼熟，上前仔细瞅了瞅。认出是严老祥的儿子严志和，不由得拍了他肩膀一下。志和怔怪怪瞪了一眼，摇了摇头。



朱老忠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没有，没认错，你是不是严志和？”严志和恍然大悟说：“是你，虎哥！二十多年了。”上去抓住朱老忠的胳膊。



原来，严志和与冯老兰打官司打输了，一气之下，要下关东找爹去。朱老忠正要向他问个底细，严志和说：“别提啦，先找个地方住下再说。”随后他们进城去了。



进了城，来到万顺店里，严志和对掌柜说：“给你招来生意了。他是朱老巩的儿子，俺们是生死之交。”掌柜一听说是朱老巩，立时回忆起“大闹柳树林”来，心里肃然起敬。



他们洗刷了洗刷，贵他娘带着孩子上街了。老哥俩一边喝水，一边唠叨往事，严志和就把和恶霸冯老兰打官司输了的事说给朱老忠。



“前年咧，村里来了股子逃兵，到处你抢我夺。冯老兰为了发洋财，花钱雇了班壮丁打逃兵，捡了好多洋涝……”



“眼看冯老兰发了大财，不想逃兵们从保定捅来一个团，架起大炮要血洗锁井镇一带。冯老兰吓破了胆，从深县托来黑旋风调停，情愿出五千块大洋，要求退兵……”



“谁知冯老兰把这五千块钱摊到下牌户身上。还让我出二十块。这时老明哥出头串通了二十八户穷人家，也有我，就跟他打起官司来。钱能通神，冯老兰早就买通了衙门。咱们输到了底！”



严志和抽噎的说：“都输光啦，老明哥气瞎了眼。我熬不下了，下关东找爹去。”朱老忠听完，说：“光为这事，不走，天塌下来有我姓朱的接着。穷了一辈子，没有别的，就能为朋友两肋插刀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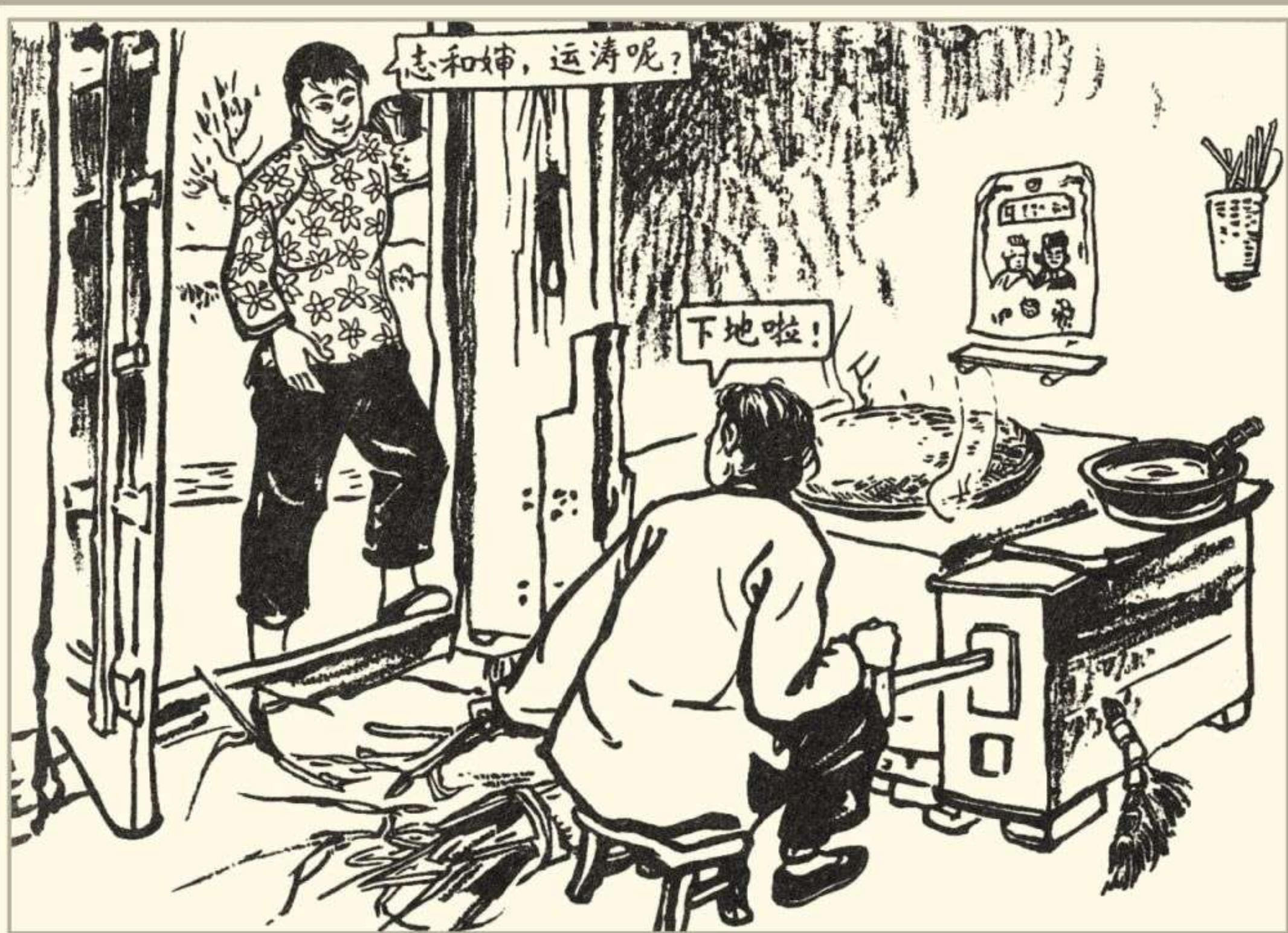
严志和心里活动了，就是惦记着老爹。朱老忠说：“我听说他在那里安家了。回去写信打听一下，免得扑空。”严志和觉得这是个办法，就答应下来。



第二天一早，雇了辆马车，一家子坐上往回走。严志和不断给朱老忠讲着家乡的变化。贵他娘发愁回去没住处，严志和说：“这还用说，只要我有吃有住的，就有你们的。”



日头平西，才到了家，严志和把娘、涛他娘、运涛和江涛唤出来，和朱老忠一家子见了面。老祥大娘高兴地笑出了泪花说：“自你走后，我那心里从没落过地，整天盼望你呀，可算回来了。好，回来就是福。”



第二天一早，邻家老驴头的姑娘春兰跑来了，说要找运涛。原来运涛的布机安在她家，他俩天天在一块儿，日子久了，有了感情，变得形影不离。



看样子春兰有点不信，照直来到屋里。朱老忠看到老街坊的女儿，十分亲热，就把带回来的洋漆皂盒送给她一个。春兰谢过朱老忠，高兴的不行。



春兰回到家里，把朱老忠回来的消息告给娘，娘说：“这下回来，少不得跟冯家大院有场热闹官司。”春兰把皂盒递给娘说：“运涛说咧，大地方出了共产党，专打恶霸，他冯老兰别逞能……”



吃过早饭春兰正和老驴头点瓜，朱老忠和严志和走了过来。老驴头笑着说：“你就是那朱虎子吗？”朱老忠说：“我就是朱虎子，朱老忠就是我。”



朱老忠和老驴头唠叨了几句，又说：“什么时候有了这条道？”老驴头说：“自志和在俺家按上了布机，他运涛给踩的！”严志和笑着说：“快别说了吧！你家春兰一天不知道上俺家跑多少趟呢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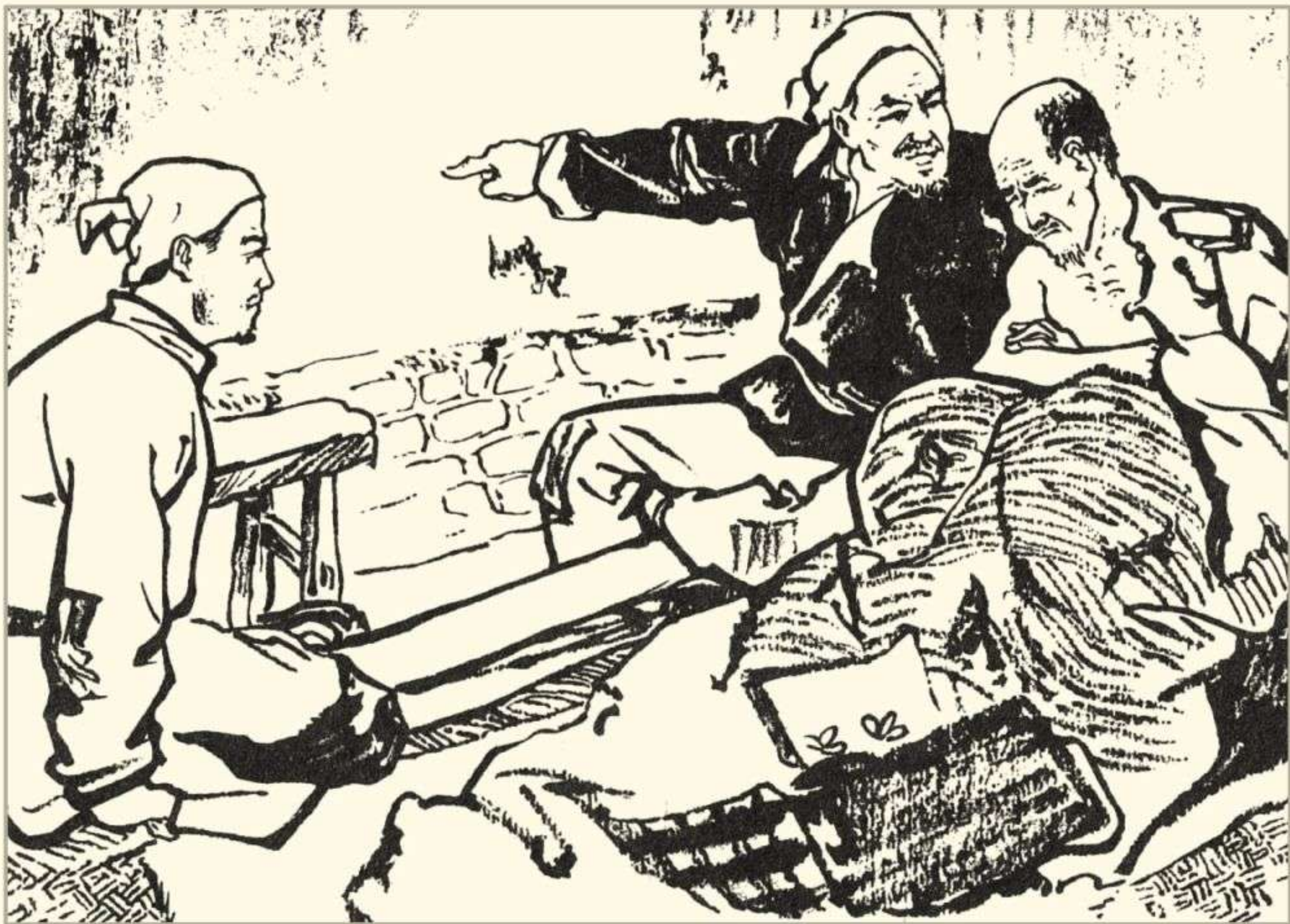
春兰听了，脸上立时绯红。她故意担起水桶，向井边走去。朱老忠对老驴头说：“你忙吧，俺们到老明哥家看看去。”



俩人进了老明家，他还没有起炕。朱老忠问：“老明哥，我来看你了。”老明一听是外路口音，使劲睁睁眼，睁不开，着急的问：“这是谁呀？”严志和笑着说：“你想想吧！”



老明左思右想，也想不出是谁来，央告志和告给他。当他听到是朱老忠时，拍手大笑起来，两眼也睁开啦。伸手把朱老忠拉过来，浑身摸了个遍。



接着，朱老明把跟冯老兰打官司的事学说了一遍。最后说：“我的眼是他气瞎的，趁个空儿，我也用斧子劈死他！”朱老忠同情地安慰了他一番说：“别着急，慢慢来，仇是要报的，出水才看两腿泥！”



朱老忠看到到朋友们的不幸遭遇，觉得自己肩头上更加沉重了，祖辈几代的新仇旧恨压在他一人身上。他想着从腰里掏出十块大洋，递给老明，说：“先拿这个治治眼吧，别的东西，打发孩子们给送来！”老明感动得流下了眼泪。



他俩从朱老明家出来，就去找伍老拔。伍老拔正做木活，见他们进来，撂下手里的斧子，迎上来说：“你可回来了，人多势众呀，咱们好对付冯老兰那家伙！”



伍老拔端起壶水，关切的说：“你刚回来，缺啥？”朱老忠说：“我想搭两间棚棚，求你帮帮忙。”



伍老拔是个急性人，立刻拉上他们到现场看地基。步了步尺寸，研究了盖法，决定明天动工。朱老忠向西一看，前边是冯老兰的宅院，过去的仇恨，立刻映在眼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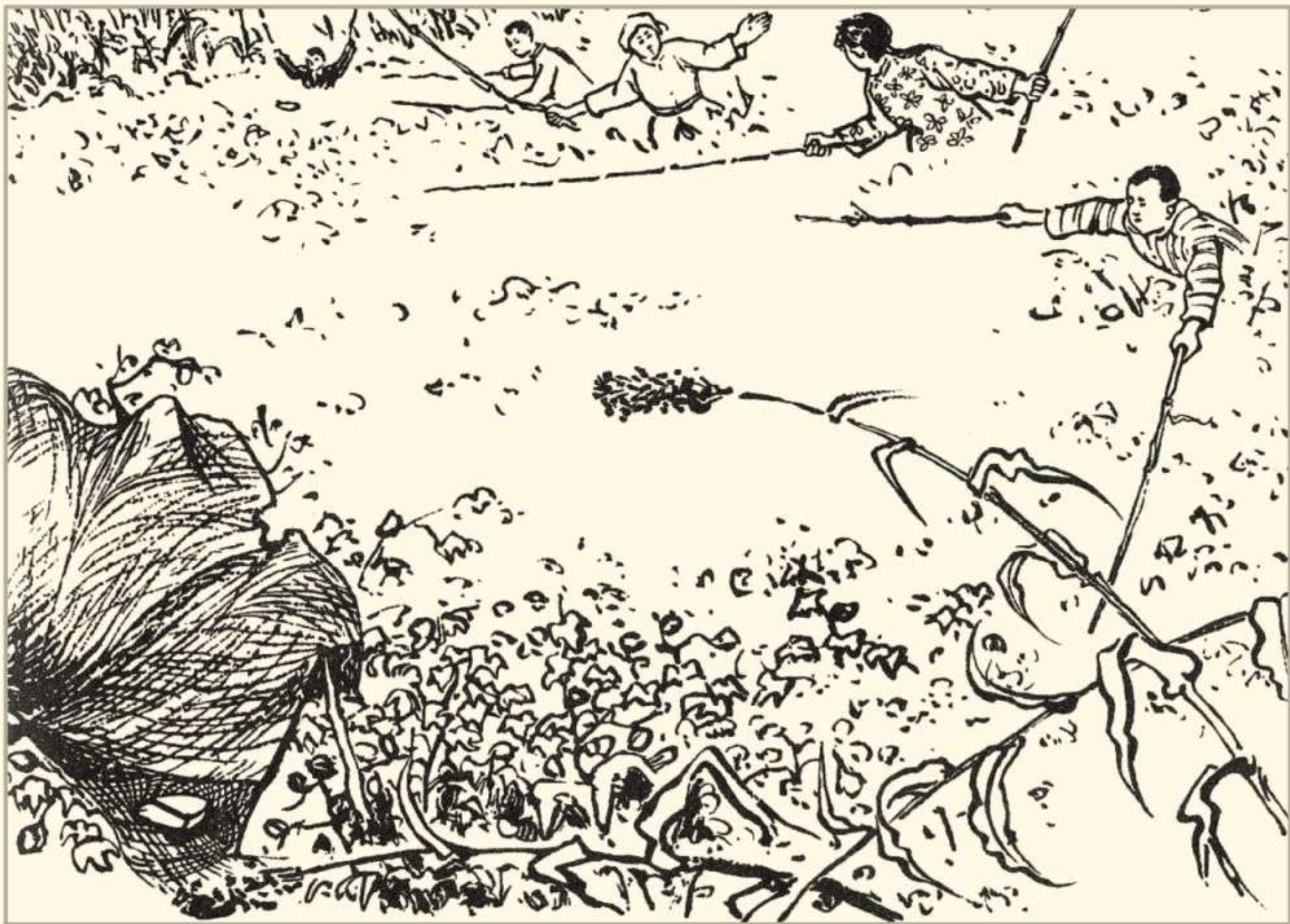
秋收的功夫，朱老忠的新房落成了。住上了新房。今天运涛和江涛割谷回来，遇上朱老忠，朱老忠把他俩让到家来吃饭。



朱老忠家养着一只白玉鸟，在墙上笼里叫个不停。江涛怪眼气，目不转睛地瞅着它。朱老忠叫运涛和孩子们再去捉一只。



冀中的秋季，正是国红靛颀的时候。于是运涛领着大贵、江涛和二贵，带了张网去捉鸟。一出村正巧遇上春兰，她也跟着去了。



来到棉花地，运涛把网撒在地边，一人拿着一根秫秸，摆开阵势轰起来。



一网两网没网住，再下第三网，可巧运涛捂住了一只鸟，捉起来一看青毛梢，白肚皮，胸脯有片红。运涛说：“我赶了几年鸟，也没见过这粉叉。这可贵重，能换来一头牛或是一辆车哩。”



他们高兴地回到家里，运涛编了个样式讲究的笼子，还让春兰给缝了个带花边的布罩。



过完秋，运涛、大贵、江涛和二贵，要到城里去卖鸟。穿过锁井大街时可巧遇上冯老兰。冯老兰问这漂亮的布罩是谁做的，运涛说是春兰。



冯老兰一看那鸟，大吃一惊，没想到这群小毛孩子会有这样好鸟。说：“别上集啦，闹半斗米卖给我吧！”运涛一听接过笼子，二话没说就走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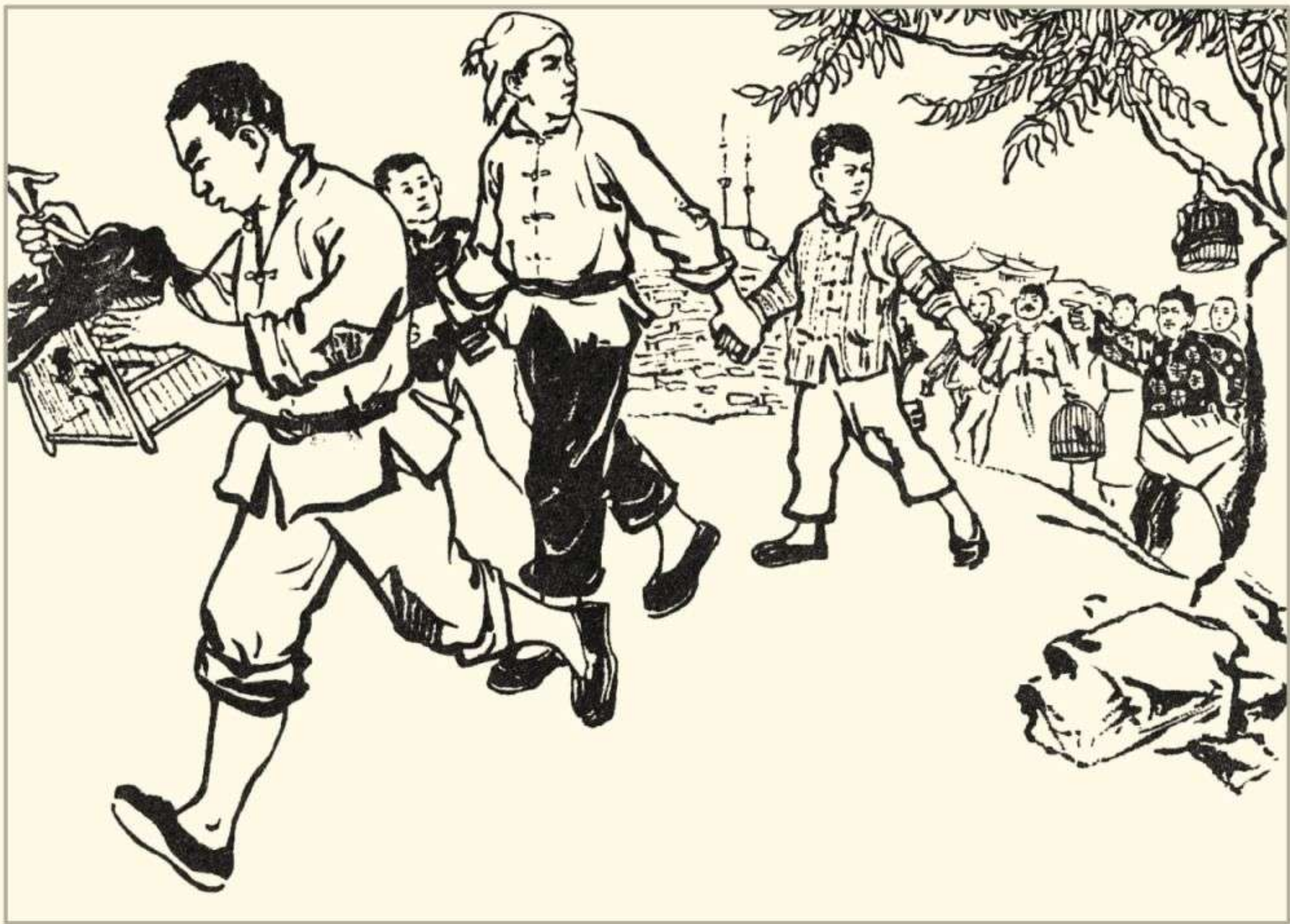
进了城，来到鸟市，尽些些穿袍带帽的老头子，庙台上挂满了笼子。运涛插上草标，证明要卖。他的鸟一叫，盖了全市。人们争着来看。



这时，有个高个老头，要出十块现洋买上，运涛摇了摇头；接着一个胖老头说出十五块，运涛仍是不卖。这时冯老兰赶来了，他要出二十块。



那个胖老头可急了，上去说出二十五块；又一个说出三十！大贵一看人多手杂，又闹不清这鸟到底值多少钱，上去把笼夺过来，说：“不卖了，俺还自个养呢！”



冯老兰见他不卖，出口伤人说：“你个庄稼人，能养起这败家鸟？”大贵说：“就是俺扔到脏水坑，你管得着？”说着，喊上运涛他们走出了人群。



他们来到城门外歇脚。运涛看行市差不多了，就和大贵商量卖掉。大贵觉得这鸟可贵，他要下集再卖。



冯老兰没有得到这只鸟，心里真扫兴。回到家里，他便托穷秀才李德才去给串通。



李德才找到运涛，说明来意。运涛说：“那可不行。”李德才说：“古语说：与人方便自己方便，还是送给他吧？”最后运涛说鸟在大贵家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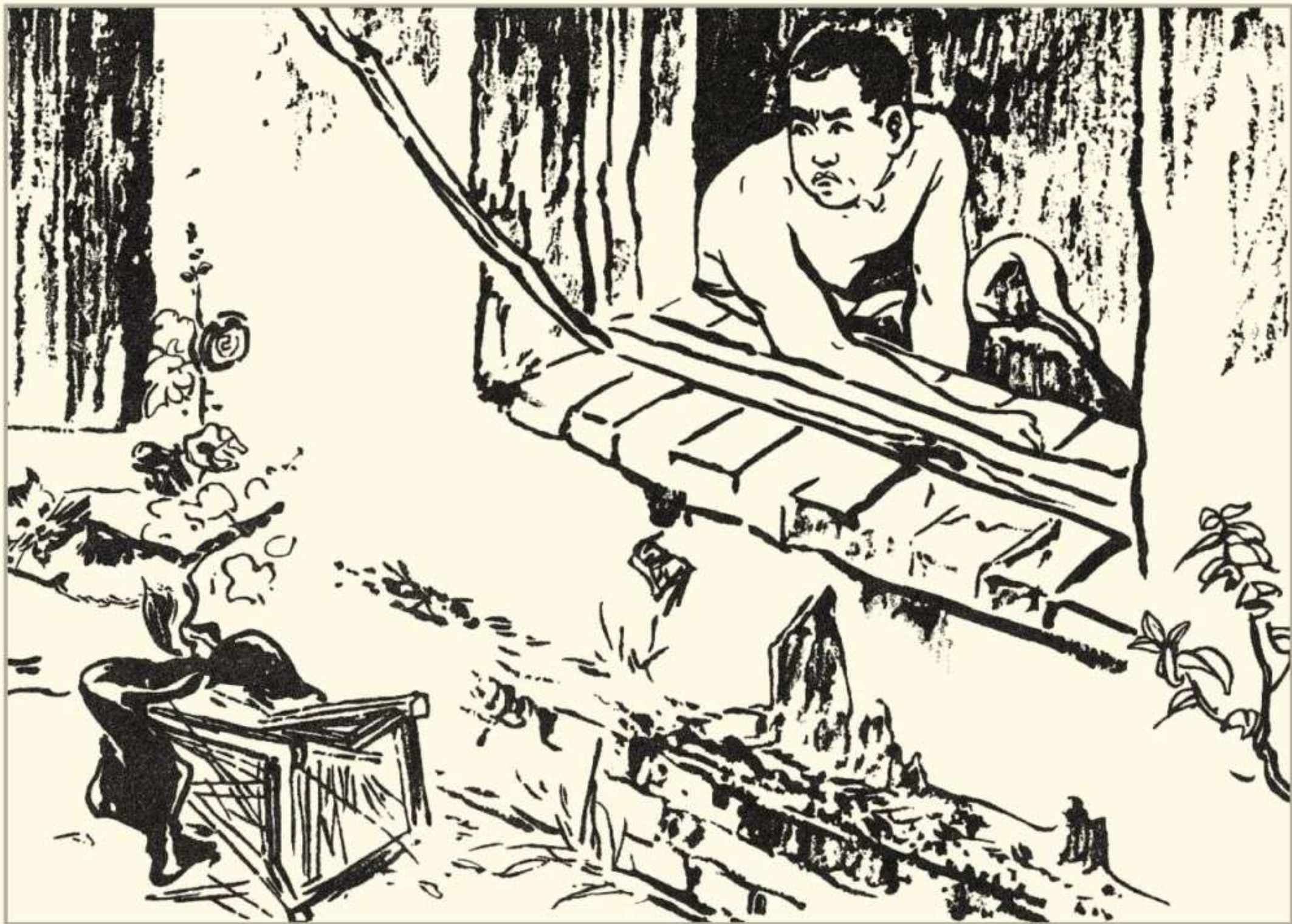
李德才又找到大贵。大贵十二个不同意。李德才说：“他是村长又是堤董，你刚回来，多为个人不好？”大贵说：“我不认识他是谁！”



李德才想用冯老兰的势力骗走鸟，不想大贵火了：“我看他是土豪霸道！他霸产霸人，还想霸占我的鸟！别想这好事！”李德才说：“好，我对冯家照实说，别后悔，走着瞧！”说着狼狈地走了。



李德才走后，朱老忠称赞他答对的好。说着运涛、春兰、江涛都来了，一致同意不给他。江涛说：“贵哥，夜里你可放好，不要让冯老兰偷去！”惹得人们都笑了。



夜里大贵很怕丢掉鸟，特地把笼挂在房檐上。他睡的正甜，忽然被鸟叫声惊醒。他连忙喊娘点灯。



大贵跑出门，一脚踢到笼子上。娘端出灯来一看，笼子散了，翎毛扑散了一地。大贵脑袋嗡嗡响，说：“唉，苦啦……怎么交代运涛哥……”



鸟是被猫吃了。朱老忠连忙打发大贵去找运涛。半夜三更，运涛不知道出了什么事。大贵难过的告诉他鸟被猫吃了，让他看看去。



运涛来到大贵家心痛地看看笼子，看看翎毛，也没言声。大贵见他不说话，更摸不透底细，哭着说：“运涛哥，俺可赔不起！”运涛笑着说：“看你说的，就是头牛也没关系呀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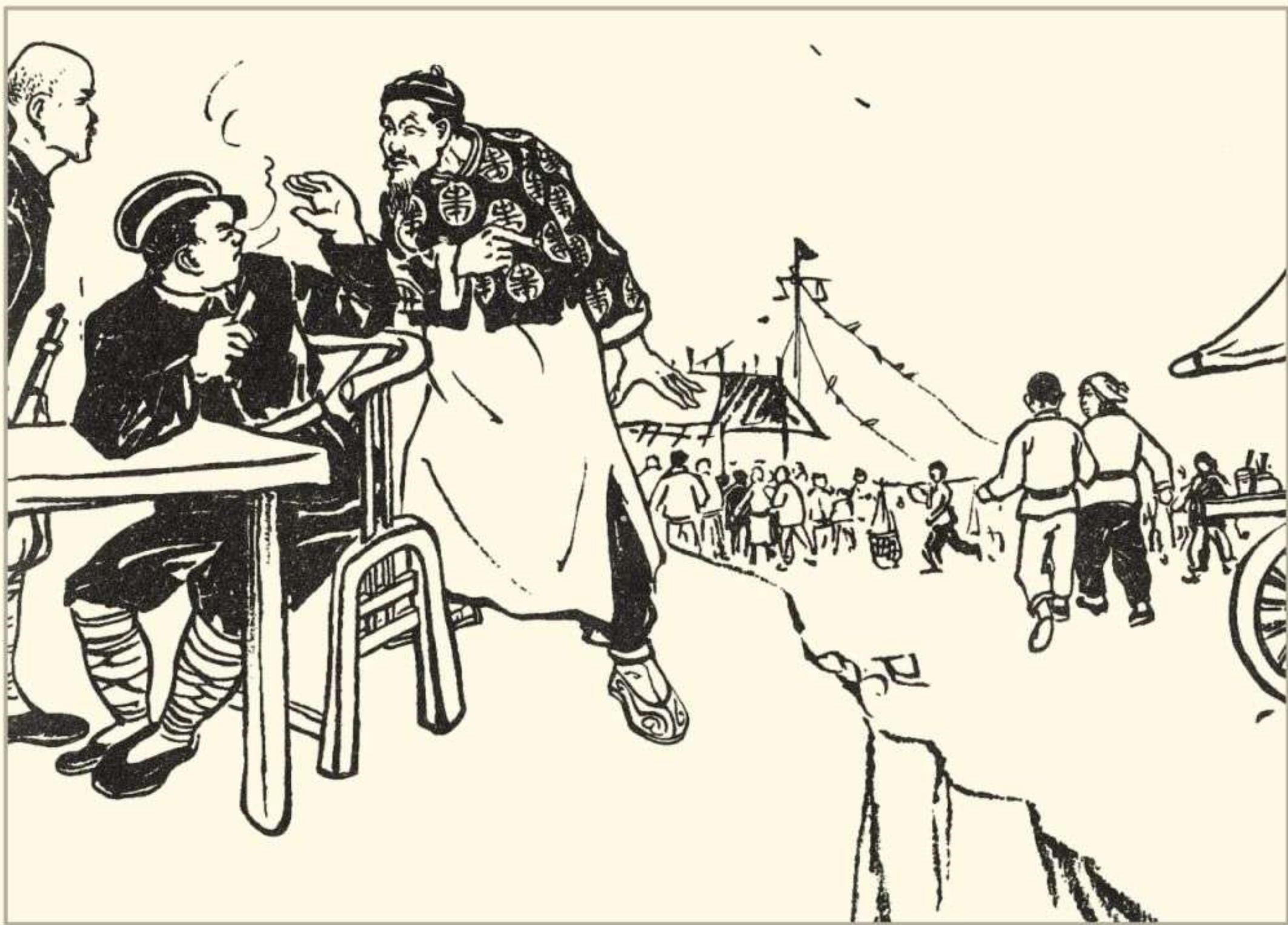
大贵把胸一拍：“涛哥，从今以后，你往东，我不能往西。”朱老忠一听，攥住他俩的手，说：“好孩子，你们说的可合我意。从今往后，你们要和亲兄弟一样才对。”



从此，运涛和大贵更亲密了。正月里，西锁井唱戏，运涛叫上大贵去看戏。
朱老忠说：“去吧，早去早回。”



戏台底下，人山人海。戏棚上插着白旗，几个穿灰军装的坐在茶桌旁边。运涛眼尖，知道这是军阀在招兵。



运涛怕出事，悄悄告诉大贵离开。可是大贵不在乎。运涛正要拉大贵时，忽然见冯老兰指着大贵喊：“就是那个小兔崽子，抓！”



运涛拉上大贵就跑，不料后边“叭、叭”两声枪响，大贵一愣怔，被两个大兵拧住胳膊。



大贵愤恨的说：“你们干什么？”一个大兵说：“冯村长说，该你去当兵！”大兵把大贵上了五花大绑，拉到学堂。



运涛急急忙忙跑回家，去给忠大伯送信。朱老忠听了一怔，但马上又镇静了下来，一个字一个字的说：“这老狗日的成心毁咱！”



严志和、朱老忠和伍老拔听说大贵被抓了兵，都来了。伍老拔说：“托个人情，留下人。咱凭着钱上，花多少大伙兜着。”



运涛知道去冯家大院求情是碰钉子，就到四合酒馆找李德才。李德才正喝得醉醺醺，咧嘴说：“你用着我啦，可我用着你的时候哩？”还没等运涛答腔，又追问了一句：“你说呀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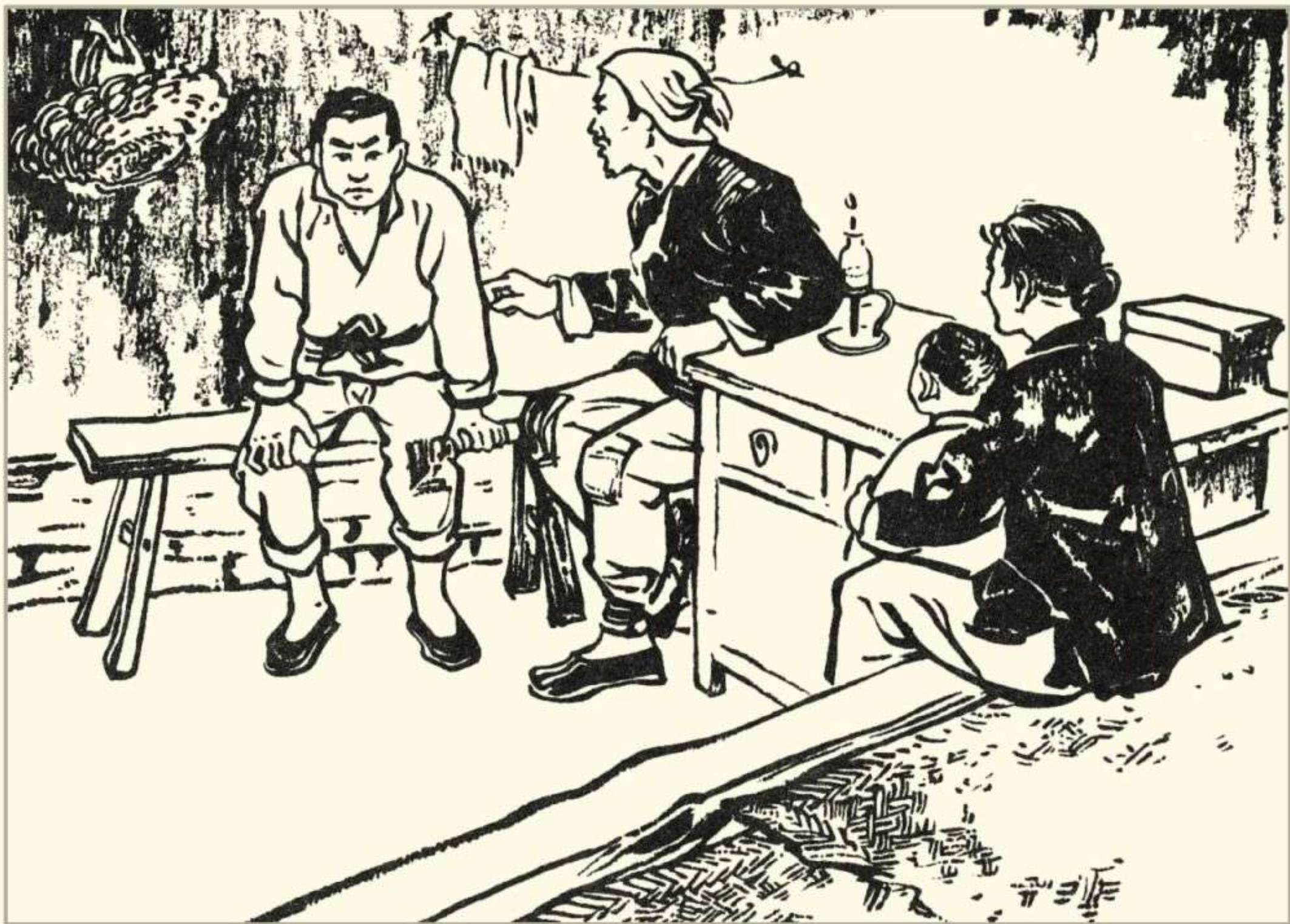
运涛知道他记着为鸟的仇，忙道歉说：“别跟俺们一样，多出几个钱不行呀？”李德才奸笑了一下，说：“钱再多是你家的。人是要不回来了！”



运涛回来一说，朱老忠真象气炸了肺，他思谋了半天，哈哈大笑说：“不求他。在他看来是祸，再咱看来是福。我早想让大贵去打枪杆。这正对付！”



可是运涛心里总是不踏实，就到招兵站那里，要求让大贵回来过一宿。再三央告，立了字据，打了手印，才保出大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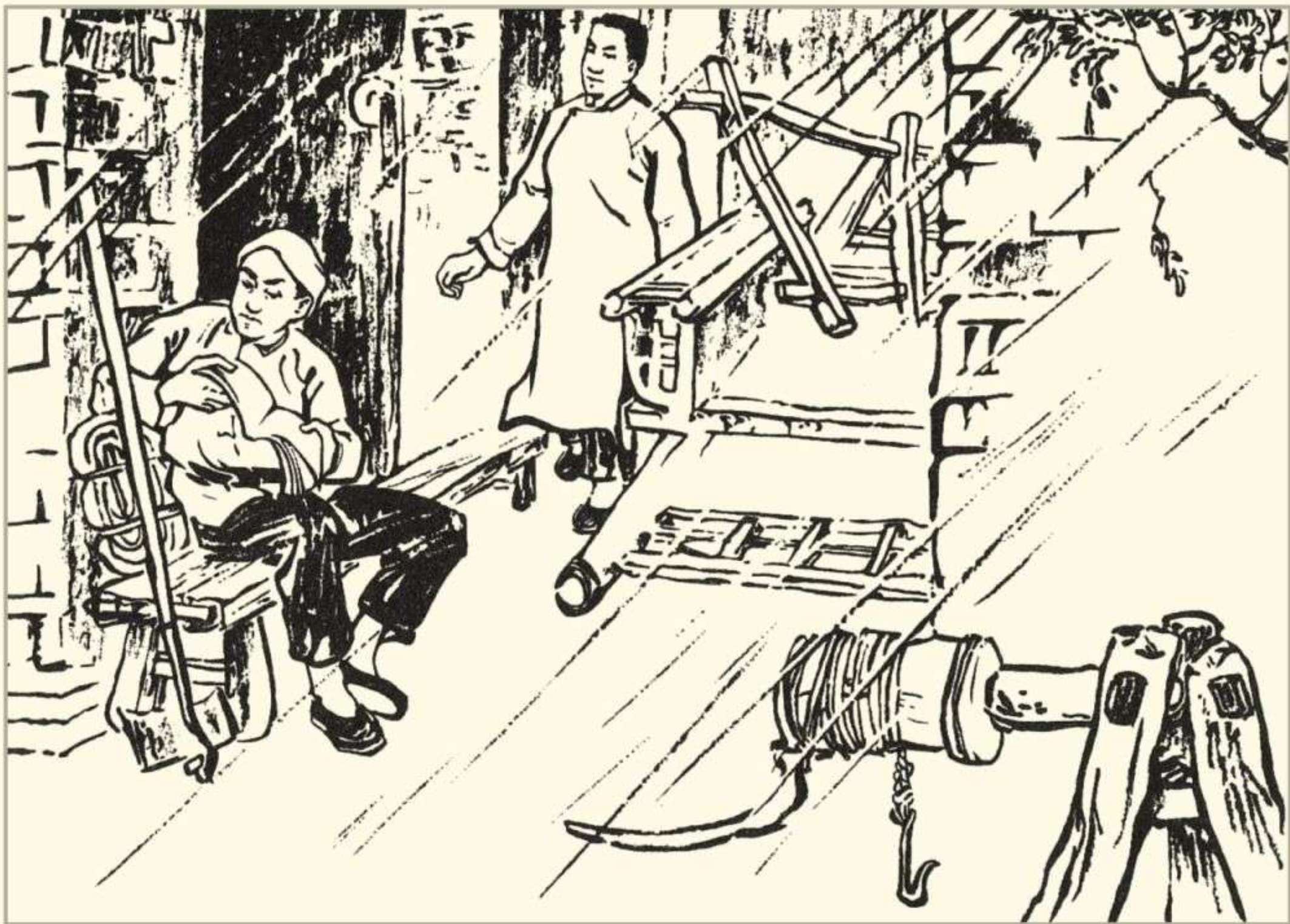
朱老忠见大贵回来，先埋怨他不该粗心大意，后又嘱咐说：“既然当兵，可要把军事学好，以后好为咱穷人扛枪杆。”



第二天一早，运涛跟忠大伯去送他。出门时，娘嘱咐说：“大贵，咱当兵可不能抢夺人家，更不能伤害人家性命！”大贵说：“娘，我记下了。”



自从大贵走后，运涛更是沉默寡言了，除了干活就是看书，春天里，他干完自家活，就背了铺盖卷，去打短工。



运涛作了两天短工，天就下开雨了。下雨没人雇工，他找了家大门洞，一来避雨，二来看书。正在这时，从门里出来一个人。



当那人知道运涛是打短工后，便攀谈起来。那人接过运涛手里的水浒传笑着说：“你还是农村里的知识分子哩！”运涛笑了笑说：“咱算是什么知识，庄稼人认识几个字罢了。”



那人见运涛老实本分，就把他领进了牲口棚，运涛问过姓名，才知道他叫贾湘农，两人又无拘束谈起来。贾湘农提了个问题，运涛熟练地作了回答。



运涛很想知道怎样才能把国家治好，一经贾湘农开导，心里立时豁亮了。两人正谈着话，一个老人送上饭来。



饭后，两人一直谈到深夜，贾湘农怕他过分疲倦，就让他睡下。运涛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想不到竟遇上这样的好人。原来，贾湘农是这县党的县委第一任书记。现在城内高小当教员作掩护，实际是开辟工作的。



第二天雨还下着，贾湘农进不了城，就和运涛接着唠，他看运涛是个聪明善良的农民，一经接触革命，就是一支力量。随即问运涛是否知道革命，运涛摇了摇头。



贾湘农给运涛讲了些革命道理后，写了那个单子，上边列着：捐税有多少种？地租高的有多高？低的有多低？利钱高的是几分？低的是几分？让他帮助调查一下，运涛说：“好，这能办到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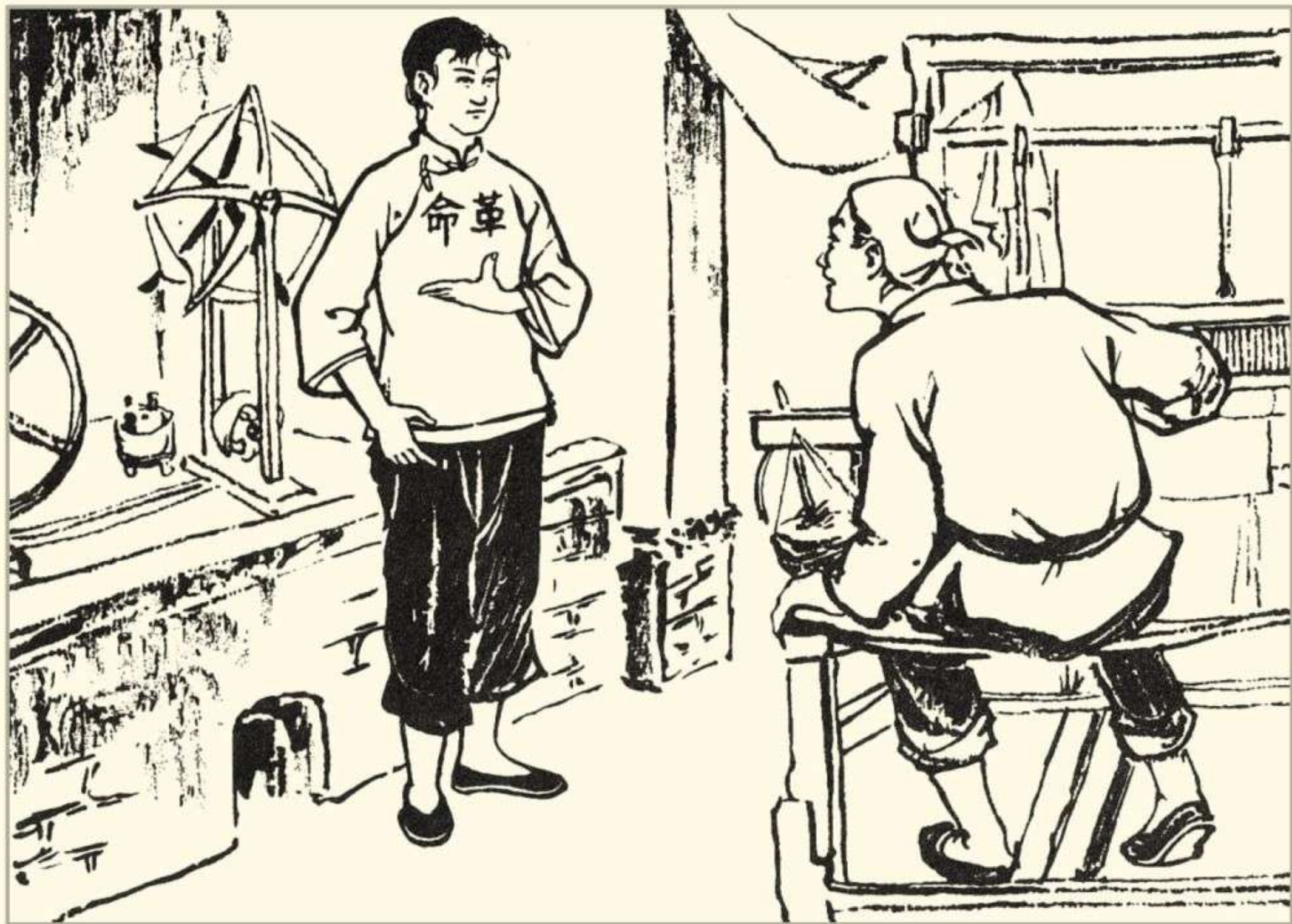
运涛看他不是普通人，断定他是大地方出的共产党。临走前，贾湘农嘱咐说：“咱们定下个关系，每逢星期日你来找我。除非知己人，不谈这些。”



运涛回来后，把遇见贾湘农的事向忠大伯学了学。并说这人准是共产党。朱老忠说：“我在关东就听说过，共产党是打倒地主，让穷人翻身。要是扑到这个靠山，一辈子算是有前程了。”



运涛自从和贾湘农认识后，懂了好多革命道理。只要有空，总有一群年轻小伙子嗣着他。先讲故事，然后就讲革命道理。



春兰听了这些道理后，变得勇敢起来。她托运涛写了“革命”两字，把它绣在褂子上大襟上。运涛因为培养了这样一个勇于向旧社会挑战的人而骄傲。



一天，运涛跟爹在同里浇菜，从北边过来一个穿大褂的人。运涛看准是贾老师，连忙迎了上去，并把爹介绍给他。



贾湘农合严志和拉了一会儿家常话以后，便和运涛来到树下，问起进来的宣传工作。运涛说：“说起反封建反恶霸都赞成。一谈起反帝国主义，人们不关痛痒。”



贾湘农考虑了一下，说：“是，农民最讲实际。要讲明帝国主义是通过洋货、洋油等来剥削农民。”最后，还告诉他宣传工作不要太露骨了，免得引起坏人的注意。



谈了一阵子，贾湘农脱了衣服就帮他们拧起轡轱来，严志和拦也拦不住。谁知他干起来真熟练。



拧了一阵辘轳，贾湘农对运涛说：“以后还要注意组织工作，多团结青年男女。不能光宣传不组织。春兰算是咱们的积极分子。告诉她，在方式上要注意些，不要忘记我们身边的敌人还是强大的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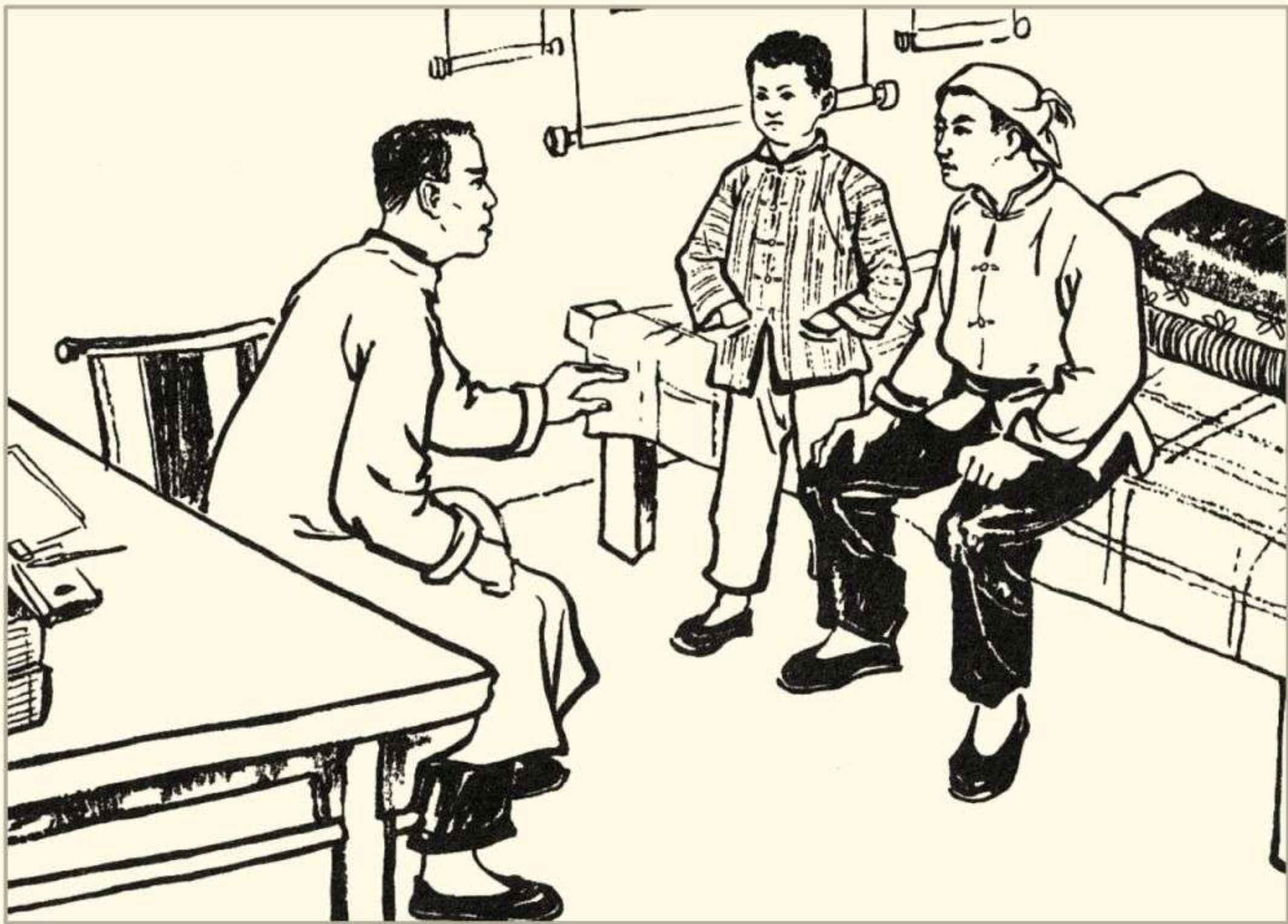
中午了，眼看到了吃饭的时候，贾湘农拿起衣服要走。严志和拦住说：“这可不像话，运涛没在你家吃饭吗？”贾湘农推辞不过，就跟运涛到家里去吃饭。



吃过饭，贾湘农问江涛多大啦，该上高小了吧？运涛接过话来说：“该是该啦，就是家里困难。”贾湘农说：“愿意上学嘛，过两天县里就招生，你带他去吧。我可以照顾他。”



过了几天，运涛带着江涛到城里去考学。



来到学校里找到贾老师。运涛说：“我家几辈子都没上过学，不想今天办到了。”贾老师说：“农民要摆脱压迫，就得要斗争，要斗争就得掌握文化知识，这很重要。”



经过考试，江涛被录取了。哥俩高兴地笑出了泪。他俩在回来的路上，江涛觉得奇怪：自小没有这个朋友，也没串过这门亲戚，不由得向哥哥打听底细。



来到村边的小道上，运涛看到春兰独自在园里作活。还没等运涛说话，她就喊了一声运涛。运涛答应着，向春兰地里走去。江涛一人回去了。



春兰摘了个瓜两人来到窝铺，并肩坐下，春兰打开甜瓜，递给运涛一半，一边吃一边说，他俩从来没感到像今天这样幸福。



春兰问到贾老师，运涛说：“贾老师批评咱们太突出。比方你在身上绣字就是这样。不要忘记，咱们身边的敌人还是强大的。”



说着，运涛攥住春兰的手，两人紧靠肩膀，互相含羞地笑了笑。运涛说：“咱们永远这样就好了。”春兰说：“能，一定能！”



冯老兰是个有名的色鬼，早就看中了春兰。今天他吃准老驴头不在园里，便向这里走来。不料正碰上春兰和运涛说笑，自知碰了钉子，就退了回来。



冯老兰一拐弯，碰上春兰大娘。冯老兰向窝棚指了指，伸出两根指头，耍了个鬼脸就溜走了。



春兰大娘是个有名的长舌妇，她很清楚冯老兰的意思，转身喊：“老驴头，你家春兰招野汉子了！”老驴头一听，惦了把铁铤跑出你来。



运涛一听喊声，知道有点不妙。他怕春兰受害，背上春兰就往堤上跑。老驴头边追边骂扑过来。



运涛觉得要赶上，忙把春兰放下，转身把她挡在背后。老驴头扬铤要砍，运涛伸手捡起根木棒但不忍还手，闪身躲了过去。春兰怕出意外，就让运涛快跑。



不想老驴头又劈上来，运涛只好跑下大堤。老驴头没去追运涛，上去抓住春兰的头发，狠狠打了一顿。末了把她拖了回去。



老驴头为断绝春兰和运涛的关系，把春兰关在家里，不许出门，并用枣棘针封住那条小道。他正在猫腰拾掇，前边过来一人，正是李德才。



原来，冯老兰为了把春兰弄到手，便托李德才前来说媒，并答应一顷地，一辆大车作为聘礼。李德才说明来意后，老驴头觉得不是味，气急败坏地打了他个耳光。李德才趑趄趑趄逃走了。



从此，运涛一直没跟春兰见过面。他心里很难过。在向贾老师汇报工作时，顺便谈了这事。贾老师安慰了他之后，严肃的说：“在封建社会里，真正的婚姻自主是没有的，只有我们打倒这个社会，才能有可能实现！”



贾老师接着说：“目前南方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，前方很需要人，说不定哪一天把你调去。要在思想上作个准备。”运涛一一答应，就辞别了贾老师。



夏天运涛一个人住在园里看梨子。梨子熟了，不断的有小贩来买。有了几天，他没向父亲交钱，自己留下来了。



一年过去了。一天下午，贾老师亲自找到运涛。他说：“上级党委向我们要人，经过研究其中有你。最好今晚就动身。”运涛说：“好，我服从调动。”贾老师把集合地点告诉他就走了。



夜深了，运涛心想：也得跟春兰说声呀！他来到春兰家门口，转来转去不敢叫门，恐怕老驴头发觉。于是，绕到房后，攀树上了房。



他悄悄爬到春兰房边，轻轻敲了两下。春兰听到响声，便蹑手蹑脚走出来。见是运涛，便问：“这会儿来干嘛呀？”运涛说我要走了，来向你辞行。”



春兰一听他要走，一肚子话涌上喉咙。为了问个究竟，便和运涛向河堤的柳树林走去。



来到柳树林，两人对面坐下。运涛便把参加革命军是为了北伐的事告诉她。春兰说：“那可好，去把那土豪恶霸都打倒吧！”



运涛要春兰回去，春兰执意要送一程，两人并肩走着。运涛说：“我这一去，不知道什么年月才回来，希你另找一个，免得耽误一辈子。”谁知这句话触伤了春兰的心，她扑通栽倒地上。



运涛后悔莫及地把她抱起来，安慰说：“不要误会。这样吧，不管你等不等我，我要等你一辈子。”春兰一听，破泣为笑说：“好，你有这样决心，我有这样胆量。”



东方发亮了，两个人恋恋不舍的分了手。春兰站在高岗上，目送着他，一直到看不见他的影儿。请看红旗谱三——“身陷虎穴”。

启 示

我社启动了老连环画再版工程，由于年代久远，在我社出版过作品的部分作者与我社失去了联络，希望未能与出版社取得联系的作者及家属尽快与我社联系。

红旗谱之二

远走高飞

原著者：梁 斌

改编者：敦 谦 赵成章

绘 者：张辛国

责任编辑：张 星 刘 畅

出版发行：河北美术出版社（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） 开 本：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50

印 张：2.24 2009年10月修订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 刷 者：上海信老印刷厂

印 数：1 - 2000